

原民文官與族語

考試委員 浦忠成

*本文民國 100 年 1 月發表於《台灣立報》，「庫巴之火」專欄。

1991年冬天在時任原民會主委尤哈尼·伊斯卡卡夫特的率領下，遠赴加拿大考察其民族自治；記得當時到該國印地安與北方事務部聽取簡報，發現每個桌上擺的簡介資料是分別由英文、法文呈現，一面是英文，翻過來就是法文的首頁。後來到北京一家頗負盛名的餐廳用餐，服務人員送來的菜單赫然列了漢、滿、蒙、回等多種介紹文字。前幾年轉到台東工作，利嘉部落上方來客眾多的「部落餐廳」拿出的菜單則列中文、英文與卑南語、阿美語、排灣語、魯凱語等拼音文字。在三種不同的情境，見到那樣的介紹方式，感覺是欣喜而感動，因為主人設身處地替客人預備一種溝通的方式，顯示主人尊重不同身分的來人，也間接傳達一些文化的意涵。

一個民族的語言是經過漫長的歲月創造、增益、傳遞而形成，它承載了群體文化最重要而精煉的內容，也是最有效的溝通工具，藉著它，詩人寄託深刻動人情感思想；歷史家敘寫壯闊蒼涼的人類奮鬥場景。任何一種語言的功能、意義與價值都是相等的，但是在人類叢林原則的競逐下，強大的族群不僅試圖消滅弱勢者的實體，對於其語言文化亦要施予戕害，造成全世界絕大多數被殖民同化民族的語言文化在幾世紀以來慘遭毀滅。

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估計全世界語言僅 6,000 餘種，而每年更以兩位數的速度不斷快速消失，預測在本世紀內，大多數少數族群的弱勢語言文化都將會成為「死語言」——不再被使用而僅可能是以文獻的形式被保留；台灣原住民族的語言都同樣面臨如此嚴峻的情勢。長此以往，如果我們不能採取更積極的策略，承自先民的文化資產就會永遠消失。失去語言文化的族群是否能稱為客觀完全的主體，就傳承而言確實是受到質疑的；不過，回顧不同族群因遭受殖民同化而逐步離棄自己的語言文化，如今日之平埔族群，則又令人為之感慨不已！今日仍勉強傳承語言文化的原住民族群，對於官方辦理族語認證，學生升學優惠須通過族語認證，及考選部研擬原住民族特考納入族語考科或列入職前訓練，仍有不少人視此認證為不必要、對學生為兩層剝削、對應考人專業能力的為反淘汰等；殊不知：儘管我們對自己語言的意義、價值及其傳承方式有很多意見，如果我們不竭盡所有手段，包括自願的、強制的形態，嘗試延續族群的語言文化，它們都將在很快的時日消失在浩瀚的時空，再也不可能返回。

作為原住民族社會核心成員的知識份子，是否應該肩負傳承語言文化的責任？答案應該是肯定的；所以對於想要升學的學生以及想成為公務員的國家考試應考人

予以語言文化傳承之付託，對於長期居於社會弱勢處境，而其傳統不斷遭到歧視、漠視而流失的群體如原住民族而言，這樣的做法是「必要之惡」，畢竟要延續傳統，責任就在我們自己身上。

尤有甚者，熟諳族群語言文化，對於國家的文官而言，不僅在部落情境容易與族人溝通，細膩體會其處境、感受，拉近彼此距離，更因表達過程無須轉譯而能獲得隱微的訊息，有助建立信賴；而擔任原住民族文官得以運用族語於公務，正宣示民族語文已擴展其介入範疇，一步步躋身「國家語文」層次；在籌劃「民族自治」之際，民族語言文化傳承的意義將更加重要。